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禮記注疏附
校勘記

丁仁輝署檢



光緒甲辰季秋影阮
氏文選樓原刻本遵
殿本重校附校勘記
點石齋印書局發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二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逐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未必云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疏又引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爲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况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元盧植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事好之者終不絕也爲之疏義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宋明北監本以皇侃爲皇甫侃以熊安生爲熊安二人貞觀中敕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爲本以熊氏補姓名並誤足徵校司之疏謹附司於此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乃時乖

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故其書務伸鄭注未免有附會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貢海爲鹽卽衛湜之書尙不能窺其涯涘陳澔之流益如莛與楹矣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鑄本今歷有存者儀禮穀梁公羊傳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鑄本今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首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首二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既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波古闕本識之云謂字四千七百有四牋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一千六百二十有五義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猝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真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偶之書買取六十二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蠹於人饅板京師者乃鴈本耳今屬臨海生貞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元舊校本及新得各本考其異同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二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經本

石經唐開成二年刻石所謂唐國子學石經是其中虎闕世民諱諱純恒湛等字及偏傍涉音皆缺末一筆惟月令禮明皇更定與本無乖遠不足據
南宋石經宋高宗御書禮記止中庸一篇今又止存一碑自必自選譬如登高起至篇末止

經注本

岳本宋岳珂刻本 武英殿翻刻仿宋本

此本不著刊板人姓氏書分二十卷後記經若干字注若干字段玉裁定爲嘉靖時仿宋刻本但中如曲韻

注疏本

附釋音本此即所謂十行本據十行本以此本此本爲南宋時原刻中有明正德時程真山井

鼎本明嘉靖時閩中李元陽刻每頁中題著記疏字尚沿十行本舊式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所稱嘉靖本是也

監本明神廟時國子監刻本每卷首有監臣田一鶴吳士元等校刊重脩字樣

毛本即汲古閣本書不有明崇禎十二年歲在屠舞單閏古歲毛氏鑄題字一行

衛氏集說宋謝洪禮記集說通志堂刻本其中破注疎不全亦間有刪節改次不可盡據惟當其未經刪節改次之處所

校本

惠棟校宋本宋刊本禮記正義七十卷不附釋音惠棟據以校汲古閣本

盧文弨校本

孫志祖校本校汲古閣本

段玉裁校本據監本

考文宋板日本山井鼎刻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所載宋板禮記正義與惠棟校所據宋本是一書間有不合處不及千卷之

浦鍾校本浦鍾十三種正誤禮記正誤十五卷其以各本校者節錄各本詳其以意校爲各本所無而不誤者稱浦鍾校釋文

通志堂本經典釋文禮記音義

葉本明葉林宗影寫宋本

撫州公使庫本宋淳熙四年刊本

禮記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至上貢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醕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方用駕之馬設衡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溢觴士鼓乃雲門之奪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廷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辯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頽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極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蔓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僕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綜駁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傑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取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

不可因循今奉

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
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
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頤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貽儒林郎
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
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禮記正義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卽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遼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旣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卽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微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卽遂皇也旣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旣彰則禮事彌著案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麗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反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糾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封禪書

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蕡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章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卽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籥又與蕡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卽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賔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賔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大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大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賔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揔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大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禮賀場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

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齊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一代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十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辟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辟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于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散系趙鞅反晉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

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禩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僻復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爲眾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縗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玄賈逵注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體言聖人制法德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禮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樞轂無兩轂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鄙手文故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禮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舉得之文以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善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善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者奉事無為靜默之教故云此思禮為浮薄而禮所以抑淨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曲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達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離經也既周禮為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周禮三百一也禮器云周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春秋百載知俱是周官周官二百六十舉其大數云周禮三百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屬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咸儀三十二則禮器三百二則禮說云勤儀三十四則禮儀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旨故知即後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列其事委曲詳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則有二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聖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慈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禮之體禮爲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禮之謂聖禮之爲賢是也既周禮詳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觀者在前故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尊而上或輕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上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問獻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其作緝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新禮所由或兼記禮之義或錄禮之序得失故繩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所作緝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吕不韋所修廣雅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正禮殘缺無復詒明故范武子不識故悉遺教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後七十二年徒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詒明故范武子不識故悉遺教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後七十二年徒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詒明故范武子不識故悉遺教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後七十二年徒高堂生及五傳弟子獻德載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琅邪蕭何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康東海人再遷留以授成德載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能氏云則高堂生蕭何傳孟康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西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也戴聖傳德四十九篇則此篇記之至孝武帝時始置郎官之號則大戴授張良侯氏小戴授張良侯子良侯爲大戴禮家傳其周官者始皇置之至孝武帝時始置郎官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收入秘府五家之櫬莫得見焉至孝武帝時初能通其讀鄭東賈逵往授其焉其後馬融郭象之等各有傳授不復著言也河南蔡比杜

○陸曰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禮弓劍記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疏記五禮之事祭

○周禮之說司禮事長職老少贊納文之說嘉禮也此於則錄屬制度案鄭此說則此曲禮篇中有合五禮之說是春秋敬老執黄巾女之說當嘉禮也必知執賛婦人之節者以其士相見鄭目錄以士執贊爲周禮故也此篇既含五禮故其篇名焉曲禮曲禮之與儀禮其事是一以其居曲行事則曰曲禮見於威儀則曰儀禮但曲之與儀相對周禮

曲禮上第一

○此曲禮者是儀禮之舊名委曲說禮之事

○周禮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疏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吉禮也喪葬去國之說凶禮也致貞朝會之說東

南之說吉禮也送喪不由徑歲四年不登又云周朝之類是喪葬去國之說當嘉禮也兵車不式前有大則禮也五官致貞曰季子斂寧而立曰胡也相見於郊地如是如此之類是周朝之說當嘉禮也兵車不式前有大則職也兵車旌旗之說車馬之說當車禮也坐於長者故君子式黃髮婦人之禮根於妻喪納女於天子如此之類是事母敬老執黃巾女之說當嘉禮也必知執賛婦人之節者以其士相見鄭目錄以士執贊爲周禮故也此篇既含

儀三十是二禮互相通皆有曲稱也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第一者小爾雅云第次也呂靖云一昔數之始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編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舊禮記於下以配注耳鄭氏者姓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前漢儀射鄭崇入世之孫也後漢徵爲大司農年七十而卒然則亦附盧馬之本而爲

之注注者即解書之名但釋義之人多稱爲傳傳謂傳也馬表或師相傳故今謂之注者諱也不敢傳其

之傳其

義牛也

由禮曰毋不敬雷主於敬○陸曰毋音無說文云止之詞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焱之形禁止之勿令森古人云毋慎

由禮曰毋不敬今人言莫也案母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母字以作無音非也後放此疑者持復音之

假若思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嚴君孺反本安定辛宿言語也易曰語者君

假若思亦作嚴同矜莊貌思如字徐息嗣反矜君反本安定嚴子之福機○福昌未反

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心謹身慎口之事○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爲君上所行故記人引儀禮

正經母不敢以下二句而爲實驗有不敢有不敬行五禮皆須敬也儼若思者儼矜莊貌也若如也

正經母不敬以下二句而爲實驗有不敢有不敬行五禮皆須敬也儼若思者儼矜莊貌也若如也

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然今明人君矜莊之貌如入之思也○安定寧者安定審也辭言語也人君出言必當處之

思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是詳審於言語也○安民哉者但人君發舉不離口與身心既心能審敬身乃矜莊口復審慎三者

依於德義則政教可以安民也云哉者記人美此三句者也○注禮主於敬○正義曰李穀云禮者敬而已矣是也又案

邵子錄云曲禮之中體含五禮今云曲禮曰毋不敢則五禮皆須敬故鄭云禮主於敬然五禮皆以拜爲敬禮則祭敬

主人拜戶之類是吉禮猶敬也拜而後晉稱之類是凶禮須敬也主人拜玉路不式鄭云大廟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

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拜答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軍不式乘玉路不式鄭云大廟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

及軍之大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燕氏以爲唯此不敬者恐義不然也閔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若引春官曰詩之類

所引者若冠禮禮辭解毒考惟其介賜景福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注禮矜至儼然○正義曰禮唯云

儼若思不云坐鄭必知坐思者案大學云定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惠惠即思故知思必當坐也○注審言至

樞機○正義曰論語云驕不反舌故審言語也易曰者易繫辭之文也故彼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惠之況其邇

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言行者君子之固儀鄭注樞機戶樞機謂耳戶樞之發或明或闇晉

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美或辱引之者證審言語之事收爲言行鄭云言語者既證經辭無取於行故變文

焉語○矣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者慢適之道榮枯所以自禦○極五報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過緩也

也○夷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者慢適之道榮枯所以自禦○極五報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過緩也

累言洛皇侃音岳極如字皇紀力坂某具列武不至平配○正義曰此一節承上人君敬慎之道此亦攝入君恭謹節

反夏之末主名癸尉直丑反殷之末主名辛乙惟之事故鄭引柔材以證之○歲不可長者故者慢在心之名長者行

歲著述之稱大於我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若近者而行用則後患爲甚傾國亡家必由乎此故戒

不可長○欲不可從者心所貪愛爲欲則欲食男女入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志不可滿者六情

偏執在心未見爲志凡人各有志意但不得自滿故六絶云器滿則傾去滿則覆○樂不可極者樂者天子宮廟以下皆

得有樂但主歡心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爲故樂記云樂益而反以反爲文○注四者至自禦○正義曰案尚

書史記說材與甚多不可具載皇氏云斯朝涉之履則賢人之心是長欲也王肅五高反過緩也

志滿也靡所之樂是樂極也桀之爲惡唯有民暭庶庶於林楚之事雖史傳不言四事亦應俱有四者之惡故材宣

室桀放南巢但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逭也謂附而近也謂附而近之君其所行也月令曰飴有貴戚

進樂射皆自身爲惡以致滅亡故云自禦也○賈者狎而敬之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之近下注內不出者皆同

戚本亦畏而愛之吾先子之所畏○心眼曰畏曾子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諭人之善惡○諭言無役並同

而行近之○害如字本亦作難乃旦反告其九九反重直龍反

當龍戰以剛柔之君宋樂氏○畜物安安而能遷○謂已今安此之安國復有畜則當能遷音咎犯與妻氏醉重耳臨財母

戚得反下爲傷爲近格同臣妾母苟免難乃旦反

恨母求勝分母求多○恨胡選反勝舒證反扶問反閼呼歷反贈

豐已主疏上曲禮上原卷一

爭也爭爭聞之正事曰賈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言直而勿有直正也已若不疑則當在者至勿存○正義曰此

各能文解之○點者仰而敬之者賈是有德成之稱仰謂近也習也賈者身有道藝則見賢思齊焉必須附而近之習

其德基實倫易相處後敬令相敬也○注仰謂習近習○正義曰引月令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建功不得著慢責

引責廣於委無所當也○畏而愛之○正義曰所畏者有其德行人皆心服畏之既有所畏必當愛其德義不可諱之○注

心服至所畏○正義曰引曹子曰吾先子之所畏者孟子云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與賈曾西顰然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正義曰先謂已所親幸謂已所諱謂已所諱人多故而不知其惡懶而不知其善故記人戒之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撫

惡行崔氏云若石碏知子厚是也心雖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弗奚知其解孤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

敬正義曰凡人貪嗇苟好利而不好散今謂已有蓄積能厭乏則無則是仁惠也○注謂已至樂比○正義曰引宋樂氏

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叔子及賈民稟戶一賈樂氏者宋司城官姓樂名喜字子罕宋亦凱樂喜謂於平公云鄭

於善民之望謂貨民稟并使諸大夫亦貨之今不引鄭罕氏而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執之宋樂氏施而不執故晉叔向謂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樂氏加焉熊氏云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二家皆非也今鄭爲能敬者直取

一邊能敬之義是局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但禮與諸侯事實是一此禮本不與樂氏而作事類相

諸侯伐秦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公羊傳云鄭伯廬卒於師是以一事故云是也○安葬而能遷○正義曰上安葬心下安葬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似引以爲詛故云若也○安葬而能遷

所居之安當謹於後有害以否若後當有害必須早避則離害也○注謂已至近之○正義曰猶舅犯者宋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不欲歸晉從者重耳之勇老子犯謀於桑下嬖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復與安實敗名公

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逃之醒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焉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

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遷又非重耳之意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財毋苟得○正義曰財利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故記人戒之有財利非兩人之物兩人俱避而求之若苟得入已則傷殘故鄭

云爲傷廉也○臨難毋苟免○正義曰雖謂有寇仇謀害昔父爲人臣致身授命以救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父有難子若苟且免身不顧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母苟免見我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獨毋求勝分毋刺多此元是君子之物當共分之人首禽欲望多入己故記人戒之云所分之物毋得求多也○注爲儻至於牆○正義曰財

詩者是小雅常棣閭管蔡失道之詩也微子兄弟闔於牆外聚其侮引之者蓋恨甚亦是小小惄恨之事若大恨則當報

之故論語孔子云以直報怨是也○冠事毋賈○正義曰人多專固不知而爲已知故戒之云彼已惧逼而來謂已賈成

也若已亦近則無得成言之若成言延事後爲賢人所譏則傷已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也○直而勿有○正義曰此謂彼近已不疑者仍須譏退正也彼已有疑事而來問

已若不疑而答之當稱師友所說之勿爲也○若夫子方子反丈夫也春秋傳曰是坐如尸視堯立

口○如口者且聽也齊謂祭祀時○禮從宣春秋善之○禮本亦作盥音鑑後故此

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福鬼神不享○右无至而俗○正義曰此一節論爲丈夫之法當坐如尸以下四行並備乃武叔初不欲爲冉求所非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過而蕙與二傳之言當是先教之辭也彼無是謂我鄭君足之也○坐如尸者居神位坐必矜莊高人雖不爲尸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故鄭云視堯正也○立如青者人之倚

夫軍將荀林父欲還不適上軍將士會曰善中軍佐先君曰不可當也晉士師侵齊聞齊侯卒乃是更從俗○陽則當從俗所出禮器也○使色吏又幣徐扶世反廢許兩反○可立身各依文解之○若夫者凡人若爲丈夫之法必當如下所陳故目丈武叔初不欲爲冉求所非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過而蕙與二傳之言當是先教之辭也彼無是謂我鄭君足之也○坐如尸者居神位坐必矜莊高人雖不爲尸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故鄭云視堯正也○立如青者人之倚